



《北歸南回》中的 老兵形象與身分認同

The image of veterans and self-identity in
"Bei-Guei-NaN-Huei"

著者／陳建華 Chen, Chien-Hua

經歷 退役中校，國防管理學院 87 年班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

摘要：

戰爭，是悲劇製造的禍首；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更是創傷的延續，翻閱中華歷史在戰爭的記載中，總會交代衝突的緣起與求勝的目的，然 1949 年的國共內戰卻是真相不明，史實的記載幾乎是被執政者操弄，故真相充其量也只不過是國民、共產兩黨自圓其說來掩飾自己的錯誤。在臺灣的意識形態下，外省老兵被劃分為與臺灣毫無淵源的族群，這批軍人在臺灣的初期也從未曾想過在這塊土地安身立命；隨著國際情勢家鄉已成為遙不可及的夢境，與家人生離死別而不復見，內心的哀傷無處可洩，然在臺灣決定落地生根的當下，卻因族群劃分而被排斥，在兩難之下，但他們並沒有因此而懷憂喪志，在營以忠貞之心戍守臺灣，退伍後為臺灣的經濟發展而繼續貢獻餘力。他們的故事是可歌可泣的，足以千秋萬載供後世憑弔，本論文以段彩華的長篇小說《北歸南回》，研究離家後四十年得以返鄉外省老兵的心路歷程，文內探討帶著遺憾在臺灣生活，其心理創傷與精神折磨對他們的影響，以及在大中國視野下的他們，如何從故有家鄉移地到臺灣的心境轉換，最後再以小說的宗旨，探討如何將這些顛沛流離的老兵在近代史做定位，以自我交叉的思辯後所得到的結論，也唯有在族群融合與國家認同的包容下，讓悲情不在，因為在臺灣這塊土地只有一個族群，那就是中華民國國族。

關鍵詞：段彩華、北歸南回、韓戰、國族、國家認同

Abstract

War is the cause of tragedy, and not knowing "for what and for whom to fight"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trauma. In Chinese history, in the records of war, the origin of the conflict and the purpose of victory are always explained, but the truth of the 1949 Nationalist-Communist Civil War is not known, and the records of historical facts are almost manipulated by those in power, and so the truth is at best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of the Kuomintang and Communist parties to cover up their own mistakes. Under Taiwan's ideology, veterans from other provinces are categorized into ethnic groups that have no connection with Taiwan, and these soldiers never thought of settling down in this land in their early days in Taiwa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ir hometowns have become an unattainable dream, and they are separated from their families without ever seeing them again, so there is no place for them to vent their inner sadness, and when they decided to settle down in Taiwan, they were rejected because of the ethnic group categorization. However, they did not lose heart because of the dilemma. They served Taiwan with loyalty in the battalion and continued to contribute to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fter their discharge from the army. Their story is a sad one that will be remembered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In this paper, we use Duan Cai-Hua's novel "Returning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to study the journey of the veterans who were able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after forty years of leaving their home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trauma and mental torment on the veterans as they lived in Taiwan with regrets, as well as how they changed their state of mind when they migrated from their hometowns to Taiwan under the view of the Greater China. Finally, the purpose of the novel is to explore how to position these displaced veterans in the modern history, and the conclusion obtained after self-cross debate is that only under the tolerance of ethnic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sadness will not be there, because there is only one ethnic group in this piece of land in Taiwan, that is,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national race.

Keywords: Duan Cai-Hua, Bei-Guei-NaN-Huei, Korean War, Nationality, National Identity



壹、前言

拼湊破碎的記憶，就宛如在歷史的廢墟中重新找尋線索，為了完整的交代並讓後人清楚事件發生的脈絡與真相，就算是不堪回首的刻印，也要面對那讓人心碎的殘垣斷壁。記憶的還原是需要毅力與勇氣的，尤其是被戰爭撕裂的記憶，更是痛苦的經歷，容易會因自我保護的本能而刻意淡忘；然而真相要釐清，就必須勇於回到那個錯誤的年代，重新拼貼一塊塊破碎的被遺忘的記憶。就小說而言，它可以延伸擴充作者的生活經驗，藉著虛構情節中的人物來建構破碎的記憶，從中反映時代歷史，體現作者的使命感，羅盤的《小說創作論》中說：

小說家們，自從受到社會的重視和尊重以後，不知不覺中，也就產生了「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他們希望能進一步地做點「文人濟世」的工作。於是，他們努力在現實中找題材。其一，是反映時代，其一是揭露黑暗。……小說家有鑒及此，便有責無旁貸的感覺，於是，他們便爬上

一個高高的山峯，超然化外，以其敏銳的觀察，高明的技巧，將這個時代的縮影，羅織在他的作品中，使讀者藉此可以認識自身所處的時代，所生存的社會。¹

本文所論述段彩華《北歸南回》²構思的初衷，意圖再現時代的縮影，羅織外省老兵離鄉背井與戰爭殘酷的苦痛，以及淪為社會邊緣人的處境。小說代表著現實的反映，當作者微觀周遭的人事物時，一定會敏銳的感觸到時代特殊的氛圍；段彩華基於責任與良知，鎔鑄歷史特殊題材，藉此使讀者認識大時代的悲劇。

本文主旨分析《北歸南回》中的老兵形象與身分認同，在時代變遷影響下所衍生出來的異同性。期待從中爬梳小說人物自我漂泊與自我放逐的心理因素，又在「中國人」自居的觀點中如何進行身分認同的思辨。

貳、老兵形象的分析

在臺灣所定位的老兵是以經歷「國共內戰」為主，這些來自中國大陸各省的軍

1 羅盤，《小說創作論》（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2月），頁41。

2 段彩華，《北歸南回》（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2年6月。）

人，參加的部隊無論是國、共的那一方，他們在戰場上所廝殺的敵人，卻是與自己同根同源的鄉親，他們甚至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1949年後滯留在臺灣的外省老兵，他們一別家鄉就有四十個年頭；幸運存活的老兵或拖著老邁身軀返鄉探親，或客死他鄉。這些老兵故事已成為臺灣小說中的書寫題材，段彩華在探親風潮後完成《北歸南回》，呈現老兵被現實邊緣化及不被認同的處境，表達其矛盾與創傷的內心世界，以及不被正視的意識形態。胡亞敏《敘事學》中提及：

敘事學中人物理論的迭起與當代文學創作中出現的非英雄化和人物淡化的思潮有一定聯繫。當但敘事文越來越不注意去刻劃那些豐滿有力的、能主動把握自己命運的英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淹沒在芸芸眾生的大海裡的小人物。這種反英雄的傾向一方面表明當代敘事文有意摒棄傳統藝術手法上所做出的果決努力，另一方面也顯示出文化上的變遷。³

段彩華將這樣的人物理論融入小說創

作，實踐反英雄的書寫傾向，聚焦於小人物或社會邊緣人的生命對話，如短篇小說集《野棉花》中，出現小人物：搖貨郎鼓的、走江湖唱戲的、拾荒的；又如《北歸南回》中，描寫在歷史悲劇下淪為社會邊緣人的老兵身分。以下依序就「忠黨愛國，堅決反共」、「戰爭陰影，夢裡家園」、「凋零老兵，社會邊緣」等老兵類型分析之。

一、忠黨愛國，堅決反共

六十年代靜痕的〈乾爹〉⁴、依風露的〈老兵〉⁵，可見老兵懷抱「反共必勝，反攻必成」的信仰，《北歸南回》裡也出現這類型的老兵。《北歸南回》中的殷家勝、季秋里、江昆，屬於忠黨愛國、堅決反共的形象。就客觀事實來說，「老兵」為國家犧牲奉獻，是親身經歷戰爭的歷史見證者；他們符應國家形象的塑造，響應反攻復國的行動。當年隨政府來臺的軍人，當年踏入臺灣這塊土地上，就已經決定了他們的命運。有關1949年隨著蔣介石撤退到臺灣的經過，蘇啟明的《中國現代史》記載如下：

3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頁154。

4 中國文藝協會編輯，《自由中國文藝創作集》（臺北：正中書局，1954年5月），頁284～289。

5 中國文藝協會編輯，《自由中國文藝創作集》，頁290～299。



十二月二十七日，解放軍攻佔成都，蔣隻身脫險去臺灣，國軍最後主力胡宗南部隊則轉進至海南島。國民黨撤出大陸。有二百多萬軍民同胞不願接受共黨統治，相率離鄉背井，跟隨蔣總統及國民黨逃到臺灣，繼續維持中華民國的治權。⁶

這些老兵在歷史上的定位是難民，雖然歷盡千辛萬苦跋山涉水來到臺灣，為能及早反攻大陸再見爹娘，他們的反共意識鮮明且立場堅定。《北歸南回》中的于思屏也提及到臺灣的過程，他說：「當年渡海來臺灣，不是乘一條船來的，是用一年多的時間，把兩三百萬人分成好幾批，一波又一波送到高雄和基隆的。」⁷ 這句話呼應了蘇啟明《中國現代史》的記載，同時也印證殘酷的史實，二百多萬的難民因局勢逆轉，被迫渡海到達國土的最東端，臺灣海峽的彼岸。

一部小說故事的延展，情節脈絡的設計，完全有賴作者的巧思運筆，尤其是歷史追溯性質的長篇小說，更需要營造出真實的環境，方具說服力。劉世劍的《小說

概論》中說：

小說的環境與人物的行動，人物間的關係密切結合，相互作用，環境描寫必然具有引出情節並推動情節發展的功能。特定的環境可使特定人物產生某種相應的行動動機。……環境描寫不能單引發故事情節，而且是推動故事情節發展轉化的一個有利槓桿，因為人物的性格和行動常常要隨著境遇的改變而改變。⁸

就《北歸南回》而言，具有推動情節發展功能的環境描寫有兩處：一是以 70 年代老兵賴以生存環境的臺灣，另一就是曾經是生長環境的大陸家鄉，在兩個環境的交錯書寫之下，彰顯老兵反共的類型特質。如殷家勝與季秋里返鄉時，在香港啟德機場轉機入關登機所發生的小插曲，從中可見他們倆的反共意識。小說描述如下：

殷家勝跟隨季里秋走，……看見穿著黃色制服，肩膀上佩戴紅色徽章的檢查人員，……嘴裡卻大聲說：「共肥，共肥！」
……

6 蘇啟明，《中國現代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頁260。

7 段彩華，《北歸南回》，頁43。

8 劉世劍，《小說概論》（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11月），頁126、127。

一個女檢查員笑著說：「現在全結束啦，一張紙掀過去，舊帳不能算，舊話不能提。鄧小平同志要我們敞開大門，歡迎你們回來看看。過來吧，老伯伯，人民政府歡迎你。」

……

檢查人員只在臺胞證蓋了一個章，笑著說：「一切的顧慮都拋開，從前的事別提了。老爺子，希望你回到家鄉後，就不再出來了，落葉歸根。」

「是的。」季秋里代替他回答：「但願如此。」⁹

這兩段對話的節錄，看似稀鬆平常，頗有寒暄之意；但段彩華很巧妙的藉助女檢查員的說詞，來提醒中共官方始終不放棄號召老兵們「回歸、統一」。如果以當時兩岸的政治局勢來評論，以上的對話就是中共對這些老兵的統戰伎倆；然段彩華筆下的老兵各個是忠黨愛國，如同殷家勝大喊：「共肥，共肥！」與季秋里的回應：「但願如此。」就說明他們對中國共產黨仍有餘恨與不信任，且已表態對中華民國的赤膽忠心。

無論是在親情的包圍或是中共官方的遊說下，完成返鄉心願，依然選擇回來臺灣，也就如殷家勝、江昆探親後依然回到自己的國家，在榮民之家他們有以下對話，小說藉此表達老兵對自己國家的依戀與忠誠：

「我還有一個認知是，那邊雖是我的故鄉、故土，卻不是我的國家了。」殷家勝說：「我心目中的國家，絕不是那個樣兒。」「對、對，」江昆也點點頭說：「我們心目中的中國，只剩下地理名詞了。」¹⁰

生活在臺灣的老兵對於國家認同只有一個，那就是中華民國。他們在探親後，對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政權，感到失望且反感，之前的反共信念也就更加鞏固。雖然他們奉獻生命最寶貴的歲月給國家，但是內心始終秉持反共信念，並堅定「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的愛國情操，拋頭顱、灑熱血，為維護正統的中華民國而戰。

1949年共軍勢如破竹強渡長江，¹¹國

9 段彩華，《北歸南回》，頁82、83。

10 段彩華，《北歸南回》，頁142。

11 人民解放軍第二、第三野戰均在東起江陰，西至湖口，長達1000多里的戰線上長度長江天險，一舉摧毀國民黨苦心經營了3個半月的長江防線。楊曉娟，趙英麗合編，《中國近代史綱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4月），頁158。



軍為保存實力無奈被迫撤退來臺，眼見大勢已去，但所有老兵卻堅定的以為只是暫時，待反攻號角一響，光復山河高唱凱歌重回家鄉。在整軍備戰期間，被灌輸堅決服從領袖的權威，臺灣是中華民國唯一能給他們希望的復興基地，且反共信念與政治認同是根深蒂固的。侯如綺在〈必要與艱難——張放解嚴後小說身分敘事探析〉中，就寫到老兵當時的思想被國民黨所僵化的狀況：

老兵長期意識上籠罩在反共的大纛之下，口號、教條，成為深入意識的行動準則。當然，另一方面這同時也呈現了老兵「退一步即無死所」的恐懼縮影，而因此變得黑影處處。於是，他們的掙扎被封存在政治一致性的話語假象之中，對黨國的長期依存下，主體在意識形態上與之作某個程度的認同，而在抗爭能力上鈍化與失語。¹²

思想控制是政府政權鞏固的不二法門，當時國家處在風雨飄搖中，安定軍、民心的思想教育是最重要的課題，因此全國軍民被禁錮於政府教化的話語假象，進而產生了黨國意識。在一個大中國的框架裏，

中華民主共和國始終就是他們心目中的國家，那就是 1949 年前的國民黨政權下的中國。這個觀念與想法至今雖已逐漸式微，但他們為建設臺灣這塊土地也曾流下汗水，故而對現在的中華民國依然忠誠不變，段彩華在《北歸南回》所描繪的老兵具有足夠的代表性。

二、戰爭陰影，夢裡家園

《北歸南回》中的老兵因受戰爭影響患有精神失調症，又小說經常以夢境來表達老兵的潛意識。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夢的解析》中，說明夢與精神疾病的因果關係：

我寧可承認，來自意識的欲求衝動將有助於夢的產生，但它的作用也僅只於此。……我的假設是，一個意識欲求只有當它能不斷喚醒類似潛意識欲求，並從它那裏取得援助，才可能促成夢的產生。對精神官能症的精神分析使我認識到，這些潛意識欲求非常活躍，隨時在尋找出路，一有機會就和來自意識的衝動結成聯盟，……表面看來，好像意識欲求單獨構成了夢，只有從夢的構成某些細微的特點，才能使我們認出潛意識的標誌。¹³

12 侯如綺，〈必要與艱難——張放解嚴後小說身分敘事探析〉，《政大中文學報》，第 32 期，2019 年 12 月，頁 307。

13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孫名之翻譯，《夢的解析》（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0 年 9 月），頁 336。

夢與人類精神相連，是因為多數人堅信：它與潛意識是一條無形資訊交換的傳輸管道。這個通道在傳達某種意義時是不會主動過濾的，只要是做過夢的人都有相同的經驗，那就是夢在潛意識裡所展現的，對當事人而言是虛無飄渺。作夢，在佛洛伊德的認知是一種無用的干擾過程，是精神活動減弱的表現；但我們不可否認的是，夢境對人類的思考是一種警惕與提醒，故「夢」的活動也容易左右做夢者的精神狀態。《北歸南回》中的老兵，因長期背負著戰場恐懼的陰影、迫切返鄉奉養雙親的企盼，以及漂泊離散的孤寂等因素，導致罹患精神官能失調症候群，而他們潛意識唯一的出口只有轉化成為夢境。本小節重點在於探討出現戰爭陰影的老兵類型。

（一）戰爭陰影下的恐懼

國共內戰期間，以遼瀋、徐蚌、平津三大戰役¹⁴最受矚目，因為這三場戰爭扭轉了國家的命運，並引發中華民族再次的大遷移與歷史離散的悲劇。《北歸南回》中的方信成曾參與徐蚌戰役，他懷疑長期

頭痛的痼疾，是作戰時被砲彈彈片卡住頭骨；由於無法忍受，故央求醫生于思屏為他開刀。小說描寫道：

于思屏突然明白了，醫生和病人中間再進行一場不容易有結果的口水戰。病人的腦殼裡不斷的疼痛，想住院開刀，而醫生基於病情，衡量患者的年齡，不能開那樣的診斷證明。兩人還在爭執，于思屏看看那個病人的病歷，看見他的名字是方信成，便思索一下。

.....

「我的情形特殊。」方信成加強語氣說：「必須得到住院證明。」

「你的頭……是怎麼回事兒？」于思屏問。

「民國三十八年，在大陸，我參加徐蚌會戰，有一塊砲彈迸進頭左邊。被頭骨卡住。在南京住院醫療，當時的外科手術水準不夠，不敢開刀取出，便留在腦殼中。出院以後，三十八、九年以來，一直不覺得疼，跟正常人一樣。」方信成摀著腦殼說：「最近

14 遼瀋、徐蚌、平津三大戰役前後四個月，國軍損失約一百五十萬兵力，主力盡折，很出乎各方意料。……蔣總統在各方壓力下，終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宣布下野，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職權。蘇啟明，《中國現代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1996年11月），頁257～259。



幾個月，年紀太老了，身體抵抗力不夠，卡住彈片的頭骨，忽然疼起來，白天夜裡都一樣，常常痛得走坐不安，渾身冒冷汗我才請求醫生給我徹底根治，把那塊砲彈拿掉！」¹⁵

方信成是戰爭下的受害者，他執意要取下腦殼中的彈殼，是因為戰爭帶給他太多痛苦的回憶。雖然故事結尾有交代其頭痛是感冒所致，且已治癒；事實上，作戰的恐懼與求生意念的渴望，才是他心中真正無法根除的痼疾。這樣的過往經歷，衍生成為精神層面的問題，佛洛伊德在《佛洛伊德之精神分析》中，曾關注由於戰爭的恐怖所引發的創傷性精神官能症：

在創傷性精神官能症中——尤其是由於戰爭的恐怖而引發的創傷性精神官能症，使我們產生特殊印象的，則是自愛自私的動機，及自衛和對自我利益的努力，單單有這些，也許尚不足以致病，然而疾病既經形成之後，便賴以維持其勢力。這個趨勢的目的，在於保護自我，便不致有引起疾病的危險；它也不願恢復健康，除非危險已不再有重來侵犯的可能，或者除非

是由於遭遇危險，卻已得到相當的補償。¹⁶

方信成為了治癒頭痛的問題，歇斯底里地與醫生辯駁，認定彈片讓他倍受煎熬，也間接帶出民國 38 年徐蚌會戰的殘酷畫面。「頭痛」意謂對戰爭的恐懼，而為了解脫不堪回首的印記，便急欲將彈片取出，以做好自我保護的期望，不再復發或出現內心的恐懼感。

除了方信成外，小說中還有一位老兵也是受到戰爭的殘害；然讓他受重創的是韓戰，為共產黨打美國人。他是就養於榮民之家的趙立和，小說描述他在軍旅時參戰的過往：

在抗日戰爭中，他編入二十九軍十五師 XX 團 XX 營第五班的班長，開往河南和湖北一帶打仗。因為攻陷敵人的碉堡，升為少尉排長。……直到抗戰勝利後，他已升為中尉副連長，編入陳明仁的部隊，開往山海關以外去，滿以為是一次掃蕩的行動，想不到出了山海關，就再也回不去，一直被留在關外。一九四九年，被解放軍

15 段彩華，《北歸南回》，頁 13、14。

16 佛洛伊德著，楊韶剛譯，《佛洛伊德之精神分析》（新北市：百善書房，2004 年 4 月），頁 19、20。

接收，花編為林彪帶領的野戰軍，駐守在錦州。過了一年多，開過鴨綠江，幫助北朝鮮打南朝鮮，也打大老美。¹⁷

抗戰勝利之初的東北，中國共產黨在蘇俄的協助下，接收日本戰敗所移交的武器裝備，乘機坐大開始全面叛亂。¹⁸ 趙立和曾是身經抗日、剿匪的初階軍官，之後被共軍收編，還被送往朝鮮打了一場「朝鮮戰爭」¹⁹，也就是世人所稱的「韓戰」。

²⁰ 這是一場國際性質的內戰，戰爭的結果加速了國家的分裂。趙立和是在韓戰結束後從第三國也就是韓國，帶著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的光環來到了臺灣。當時在義士的雙臂上刺青清楚可見，如趙立和手臂上有「一顆心回臺灣」、「一條命爭自由」兩句標語，一輩子烙印在身。趙立和感慨的說：

「三十年後的稱讚，變成可悲的了。」對方說，向下看著兩手臂。「這些日子，我用肥皂洗，去污粉洗，沙拉脫洗，漂白粉洗，又用絲瓜瓢擦，鐵刷子搓，就是洗不掉這兩行刺青——很惹眼的字。」²¹

對趙立和而言，韓戰記憶是一個不堪回首的人生經歷，每天活在槍林彈雨之中，日以繼夜面對炮火猛烈的攻擊，眼見同袍一個個失去了生命，甚至血肉模糊的哀號求生。在戰場上生命是脆弱的，就如細軟燈絲上的火焰，忽明忽暗不堪一擊。雖然隨著時間的遮掩，但壓抑的心理卻無法沉靜。有關韓戰讓老兵不堪回首的例子，也見於張曉風〈一千二百三十點〉²² 中的唐大勝，他為了消除韓戰後所遺留的刺青，不惜忍痛用醫療雷射逐清除，一千二百三十點正是戰爭所遺留下來的創傷與壓抑。佛

17 段彩華，《北歸南回》，頁 168。

18 李守孔，《中國現代史》（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3 年 9 月），頁 149。

19 1950 年 10 月 8 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電令中國東北的野戰軍改編為中國人民志願軍秘密入朝參戰。10 月 25 日，志願軍打響了後來取得全面勝利的「第一次戰役」，因此 25 日被中國官方定為「抗美援朝紀念日」。中國也由此正式捲入了為期 3 年的慘烈的朝鮮戰爭，史稱「抗美援朝」。立行，〈分析：抗美援朝和志願軍的歷史爭議〉，《BBC NEWS 中文》，2014 年 10 月 7 日，網址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4/10/141007_focus_china_koreanwar（檢索日期：2020 年 6 月 15 日）。

20 1950 年（民國 39 年）6 月，韓戰爆發後，共匪初則派遣技術及顧問人員協助北韓南侵，迫同年十月聯軍反攻逼近東北國境，共匪懼大陸同胞響應起義，婦因俄國所囑使，乃組織抗美援朝志願軍，先後以林彪、彭德懷魏司令員，開入北韓對聯軍發動瘋狂猛，聯軍驟不及防，被迫後撤。李守孔，《中國現代史》，頁 198。

21 段彩華，《北歸南回》，頁 39。

22 張曉風，〈一千二百三十點〉，齊邦媛、王德威合編，《最後的黃埔》（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 年 3 月）。



洛伊德在《佛洛伊德之精神分析》中，也對壓抑的產生提出以下的分析：

本能衝動的變化之一，是在抵抗（resistances）中使衝動不起任何作用。我們將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在某些條件下，衝動便進入了壓抑（repression）的狀態。如果問題是在於外在刺激的運作（operation）上，所採取的適宜方式，無疑便是逃避（flight）。然而，對衝動而言，逃避是沒有用的，此後，反抗本能衝動的較好方式便是拒絕（rejection），它是建立在判斷（judgement）的基礎之上的。壓抑是譴責（condemnation）的前期表現，處在譴責與逃避之間。²³

壓抑，顧名思義是被強迫隱藏曾經發生的事實，但人一旦被壓抑而不肯面對過去的痛楚，就會出現一些反射動作。如趙立和一直試圖要洗除雙臂的刺青，明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樣的舉止在精神科醫生的診斷上是負面的。趙立和在心裡深處對於參加韓戰的過往，曾有接近死亡的恐

懼，又眼見同袍身負重傷但無力救助，眼看著生命在痛苦中消失，在這樣恐懼的陰影與長期的內疚交織下，唯一的辦法就是拒絕回憶，如上段引文中所言「反抗本能衝動的較好方式便是拒絕」。然而拒絕是壓抑自己的行為，在過度的強制壓抑下，趙立和便表現出有如除罪化般異常的自殘行為。而究其病因乃歸結於戰爭的影響而導致的精神焦慮，這樣的病人就必須找出抒發的管道。又如方信成因頭痛在醫院暴衝的行為，也是反抗的投射動作，反映出他在徐蚌會戰所遺留的陰影。

行為的反應除了持續性外，在過往恐懼與不安的影像映入腦海時，會引起個人情緒的失常，甚至會讓當事人被迫做出偏差的行為，而且這些行為被認為是切斷記憶的最佳手段。小說中〈亂世病和後遺症〉²⁴一節，述說趙立和隨著袁火與于思屏返鄉，到達上海第一天晚上所發生的事件：

于思屏很了解趙立和來到陌生的場所才換衣服的心理。當那些光榮與壯志變成虛幻時，要有一個適合的空間和機會，讓自己作習慣性的調適。

²³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楊韶剛譯，《佛洛伊德之精神分析》，頁 85、86。

²⁴ 段彩華，《北歸南回》，頁 176～188。

……

于思屏轉臉再看，電視裡撥出新製作的電視劇，在「朝鮮」戰場上，解放軍正奔跑跳躍，追趕著黃種人的軍隊。五星旗迎風招展，太極旗卻一絲不動，奄奄一息，彷彿不是奔馳在荒野上，而是懸掛在屋子裡。

趙立和擰著頭，把臉歪向另一個方向，存心用後腦勺對著螢光幕。聲音是阻擋不了的，劇中人的對話，一句句都傳入他的耳朵裡。

「你害怕仁川登陸的聯軍嗎？」

「X他先人的，咱們不怕！」

……

下面還有更不中聽的臺詞兒，趙立和放下筷子，走出去。盤子裡的東西，只吃掉一半。「看樣子，我們真的到大陸了。」于思屏說。²⁵

趙立和在上海下榻的飯店吃晚餐時，無意中看到電視劇正好是中共的樣板宣傳劇，也許在戰場上當時雙方激戰的實況與劇情相左；但是刻骨銘心的舊事，卻能讓他放下眼前的佳餚默默的離開。這段情節

強調韓戰對趙立和的影響，多年來的夢魘不斷的累積，隨時會因某觸發點而爆發。又手臂上的刺青更讓他埋怨不已，他的人生也就一直躲在被忽略的角落，自卑的養成讓他容易被刺激而畏縮。國共內戰早已結束 60 年，這段歷史如一把利刃插進每一個中國人的胸口，尤其是自年少就從軍的外省老兵，他們被重創心理以及精神疾病所苦。

（二）漂泊離散與思鄉懷舊

何謂「離散」？離散 (Diaspora) 源於希臘文 diasperien，由 dia (跨越) 和 sperien (耕種或散播種子) 兩個詞根構成。在古希臘與羅馬時代，頻繁戰亂造成人民背鄉離井、流離失所，此即離散之由來。²⁶ 在世界歷史不斷演進中，離散的現象似乎與戰亂脫不了關係。在近代中國現代史，重演了古希臘與羅馬時代的悲劇，大規模的遷徙讓離散再度的發生，隱忍多年的思鄉之苦終於能在四十年後獲得了救贖。雖然返鄉旅途內心充滿忐忑不安，原來是故居的出生地變成了陌生的異國他鄉，看不見老房舍，父母離世山盟海誓的伊人不在，少年時的同學都已白髮蒼蒼，

25 段彩華，《北歸南回》，頁 179。

26 李有成，《離散》（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8 月），頁 16、17。



家鄉也就一瞬間變成了故鄉。如王幼華在〈菩提樹〉中，有一位在學校當工友的外省老兵「老莊」，思鄉情切，無法入眠，六十出頭的年紀，仍迫切期待返鄉祭拜父母，方能心安，道盡漂泊離散的悲哀。²⁷家鄉觸不可及，只有寄予夢境神遊，段彩華為了呈現這些老兵思鄉之苦的心境，如透過季里秋的夢境來探索他離鄉後的惆悵：

這裡不是我的故鄉嗎？他在夢裡迷惘的想，為什麼變得這麼陌生？變成我從未見過到過的地方呢？對了，他在夢中告訴自己，找父親母親問問就明白了。轉來轉去，都是黑黑的巷子，根本找不到回家的路。那裡，那座褐色的大門，應該離東城門不遠的呀！難道父親母親搬家了嗎？搬往永遠尋找不到的地方嗎？對了，還有那位結婚三年的妻子，自己要叫姊姊的妻子，她應該守在家裡的，怎會找不到那條巷子，那扇大門了呢？這意味著什麼，難道一切都變得不可猜測了嗎？……²⁸

季里秋在夢境裡迷失了，他回不了家的

原因是四十年後的家鄉，在他的腦海中已經開始模糊，黑黑的巷子表示返鄉之途的無法成行，父母親搬家的意象暗指以雙雙離世，結婚三年的妻子與失蹤的那條巷子、那扇大門相連結，道出了短暫姻緣的淒涼。

回憶形成的基本條件就是要有記憶的存在，隨著無情歲月的流逝，這些老兵一天天的衰老，心中急切期盼能夠返鄉。小說中夢境出場的意象，參照佛洛伊德《夢的解析》有如下的解釋：

所以夢主要是以視覺意象進行思維——但也有例外情形，夢也有利用聽覺意象，在更小的程度上還有利用其他感覺的意象。許多事物（如在正常清醒生活中那樣）也以簡單的思想或意念在夢中出現——也就是說，可能以語言的殘餘形式表現出來。然而夢境真正特徵仍是夢內容中那些以意象方式活動的元素，也就是說，它們的活動並不像記憶的呈現，而更類似於知覺。²⁹

小說藉助夢境來表達當事人壓抑已久的

27 王幼華：《慾與罪·菩提樹》（臺中：晨星出版社，1986年10月），頁70。

28 段彩華，《北歸南回》，頁22、23。

29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孫名之翻譯，《夢的解析》，頁33。

思鄉之情，夢境呈現視覺意象，鋪展場景的變化與欲見的人物想像。從夢的解析切入，找不到地方且見不著人，正符合佛洛伊德所言：「它們的活動並不像記憶的呈現，而更類似於知覺。」也就是說過去的人與事在季里秋的潛意識中，已經出現了所謂「失去」的焦慮與隱憂。

小說中也出現于思屏的夢境，探討其思鄉情懷的起伏。話說于思屏接獲從家鄉寄來的信，帶來母親過世的噩耗；看完信後因淚眼模糊視線，悲傷過度摔倒在地，被送往醫院。季秋里知悉後就立即趕往醫院探視，在舅甥的對話中，也得知三嫂過世的信息，言談中重新詮釋了「母親就是故鄉」³⁰的定位。季秋里說：「如果母親不在那邊，故鄉的溫情也就失去很多了。」³¹接著于思屏告知在昏迷時所做的夢境：

「夜裡，我做了一個夢。」

「夢見什麼？」

「我坐在飛機上，在雲縫裡飛。」于思屏回憶著說。

「那是好夢啊！」季秋里笑了一笑。

「證明你還想還鄉。」

「突然座位下裂開一個洞，我摔落下去。」于思屏繼續說：「向下掉，向下掉，掉進一口廢井裡，抓住很大的轆轤架上的長繩，用力拉，爬不上去。拼命用腳蹬，還是爬不上去……。」

「後來呢？」蔡貞娥問。

「……明真、明利和明泉，我們的三個孩子，在井口向下喊我，抓住那個轆轤架，想把我絞上來。我急出一身冷汗，就醒了……。」³²

于思屏對於回家的想望，在長期離鄉後更加強烈；不幸的是在開放探親的時刻，卻接獲母親離世的噩耗。如此晴天霹靂的訊息讓于思屏念母的心思，瞬間墜入深淵之中。就如夢境中他從高空的雲層中掉入廢井，用墜的動作來凸顯于思屏得知母喪時錯愕的感受與悲痛的心情。夢境的結尾卻發出了一個訊息，就是于思屏的三個小孩及時現身，並設法搶救他們的父親。這也許是作者想要傳達家鄉的真正定位，在臺灣的老兵多數已落地生根且延續香火，家族的命脈在這塊島嶼已展現了生機。當

30 段彩華，《北歸南回》，頁 73。

31 段彩華，《北歸南回》，頁 73。

32 段彩華，《北歸南回》，頁 73、74。



初老兵們在蔣介石「反共復國」的政治號召下，回鄉的歸途似乎指日可待，在每一個人身上如家傳珍寶似的「**戰士授田證**」³³，就是一張實質的寄託。日以繼夜期盼著反攻號角一響，奮力一搏凱歌還鄉日子的到來，但最後這張成為有價證券而依年資換成了新臺幣。在意義上則是很明確的告訴所有的老兵，魂牽夢引的家鄉已成過去，臺灣才是安身立命之所在，夢醒時分的現實已殘酷的來臨。

三、凋零老兵，社會邊緣

邊緣，是被任何事物遠離所在的特定區域的核心，而被界定為無價值與意義；故只要被劃定為邊緣人，即被忽略和輕視。國共內戰後隨部隊來臺的軍人，他們在退伍之後，因政治環境的變革，被遺忘在社會的角落裡。如張啟疆在〈消失的球〉中，主角的爺爺與父親希望眷村拆遷後能分配到國宅；在相繼過世後，仍然無法如願，原本父親希望骨灰供在「為黨國貢獻一生」換來的新家，直至臨終還是寄予厚望得到國家的回饋，作者藉此表達外省老兵已被政府冷落一旁的事實。³⁴又苦苓在

〈柯思裡伯伯〉中，描寫在臺終生孤寂且規矩守分的退伍外省老兵，在一貧如洗之下，觸犯法律犯下搶劫銀行的重罪，影射1982年搶銀行的退伍老兵李師科。³⁵以上兩篇小說與段彩華的《北歸南回》，皆譜寫出老兵生活在社會邊緣的悲歌，深具歷史意義。

「老兵」，是一群曾經長期生活在戰場上且經歷實戰的軍人，然在歲月逼得他們必須脫下軍服離開部隊。他們在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奔赴槍林彈雨的沙場；但在國家穩定發展時，他們卻被遺落在社會角落，成為另類的邊緣人。《北歸南回》透過季秋里感慨道：

季秋里穿過長長的紅磚道。他每一次到榮家來，都強行意志，不露出一股淡淡的悲傷柔和著欣喜。杜鵑花落了，鳳凰花盛開；阿波蘿花落了，三角梅綻放……。開的再美，落的再快，都在風裡雨裡變幻，彷彿沒有什麼聲息。一些老面孔不見了，一些新面孔晃在眼前，新面孔代替老面孔。

33 全國法規資料庫，〈戰士授田憑據處理條例施行細則〉，《法務部》，108年10月18日，<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F0140010>（檢索日期：2020年6月8日）。

34 張啟疆，〈消失的球〉，齊邦媛、王德威合編：《最後的黃埔》，頁242。

35 苦苓，《外省故鄉·柯思裡伯伯》（臺北：希代書版有限公司，1988年7月），頁11-34。

老面孔每消失一個，院子裡就會砰的一聲。

那是放一個鞭炮，用爆炸的聲音告訴大家，有個老兄的走了！

很少人嘆息，很少人落淚，心裡都是暗暗的一驚。³⁶

這段敘述以花開花落、鞭炮聲作為時間與空間的意象，孑然一身而無所依靠的老兵，年老之後大部分都會就養直隸於輔導會³⁷在臺灣各地所的榮民之家，他們的生命循環就像季節性的花朵，只有風才能意會到他們的存在，在社會不被關注的角落，無聲無息地走完生命的旅程。榮民之家的老兵是以鞭炮聲代表生命的盡頭，他們的身後大事沒有兒孫或親人送行；這些人靜靜的等待死亡，最後變成骨灰一罈，孤獨地放在國軍公墓的靈骨塔某一個角落。小說藉此描寫出老兵身處社會邊緣的處境，以及晚景孤寂淒涼的畫面。

參、身分認同的思辨

歷史所造成的離散悲劇，讓臺灣外省老兵不得不以臺灣作為安身立命的家園。在《北歸南回》中描寫老兵回到大陸，持用的是臺胞證，被大陸人視為臺胞，卻被臺灣人看成大陸人，由此引發老兵身分認同的思辨。³⁸他們對於「我是誰？」「何處是我的家？」的疑問，傳達飄零離散的命運與時代歷史的荒涼。王德威在〈老去空於渡海心〉中說：

二十世紀的中國不缺離散的故事，但這批老兵所演義的歷史荒涼處，仍然讓我們怵目驚心。我所指的離散不只是家國的破碎，此身的飄零——那仍然是國家「大敘述」一部分。離散甚至關乎一種文化想像的解體，一種日常生活細節的違逆。而最刻骨銘心的離散，來自個人記憶與糾纏散落，還有一切終歸突然的恐懼。……死亡到底是離散的句點，還是逗點？³⁹

36 段彩華，《北歸南回》，頁 37。

37 於民國 43 年 11 月 1 日成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統籌規劃辦理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及安置事宜，嗣後由於服務層面擴大，不再局限於就業輔導，自民國 55 年更名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簡稱輔導會），統籌辦理輔導榮民就學、就業、就醫、就養及一般服務照顧等工作，以使名實相符。綜合規劃處，〈本會簡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105 年 6 月 23 日，網址 <https://www.vac.gov.tw/cp-1779-1728-1.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6 月 7 日）。

38 自段彩華，《北歸南回》，頁 141。

39 王德威，〈老去空於渡海心〉，齊邦媛、王德威合編，《最後的黃埔》，頁 010。



離散，是身分認同矛盾的起點，也是文化想像解體的肇因，既然是屬於國家大敘述的一部分，國家就有責任與義務去輔導這些對身分認同產生矛盾的老兵，讓他們早日脫離因失去所帶來的恐懼。所謂「**只有透過族群認同的感情投資，人才能找到自己的個人認同**」⁴⁰，透過引領老兵在原有「自我認同」的基礎上，認知其所處時代環境已改變的事實，繼而融入臺灣多元化的族群中。本節重點依序就「族群認同與政治變遷」、「在地化，家臺灣」二節，探討《北歸南回》中的老兵隨著時代變遷有何身分認同的問題，又他們最終採取何種因應之道。

一、族群認同與政治變遷

政治紛擾足以影響族群認同，在多元族群的臺灣社會中，族群認同是重要課題。如在張曉風〈一千二百三十點〉中有位老兵鄭家孝，因臂上的刺青被民進黨民眾唾棄，要將之趕出臺灣。⁴¹ 勞苦功高的老兵反被社會鄙視，令人不勝唏噓。紀舜傑在〈認同的力量——政治力與非政治力的作

用〉中提到：「認同是人類群體中一中非常重要的感覺。每個人都不願被遺漏，也不願被孤立，更重要的是歸屬感的滿足較容易帶來安全感。」⁴² 由此可知，認同將「本我」推廣到「群我」，「族群認同」為個人帶來歸屬感與安全感。《北歸南回》的〈兩封回信一笑一哭〉一節，寫到于思屏奉派參加座談會，會中一位移民美國的華僑分享旅遊大陸一個月的心得：

遊玩三十多天，不能算短了，但不管走到那哩，總是有一中排遣不去的憂鬱；這個國家以不在屬於我們的。彷彿改嫁過的親娘，你沒法承認她仍是自己的母親。……在座談會結束時，那位華僑自己也哭了，他說：「回去一趟，最深刻的感觸是，我難做中國人，也不是臺灣人，而是世界人、宇宙人、外太空人。」⁴³

這段心得雖然不是由外省老兵抒發，而是出自華僑徘徊的心境：「我難做中國人，也不是臺灣人，而是世界人、宇宙人、

40 哈羅德·伊薩克 (Harold R. Isaacs) 著，鄧伯宸譯，《族群 Idols of the Tribe》(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年 11 月)，頁 21。

41 張曉風，〈一千二百三十點〉，齊邦媛、王德威合編，《最後的黃埔》，頁 088。

42 紀舜傑，〈認同的力量——政治力與非政治力的作用〉，施正鋒主編，《臺灣國家認同》(臺北：財團法人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2005 年 3 月)，頁 64、65。

43 段彩華，《北歸南回》，頁 62。

外太空人。」充分刻劃出海外華人的漂泊感，對「根在何處？」的身分認同，產生莫大的質疑。就臺灣外省老兵而言，「大中國意識」因政治變遷早已徹底瓦解，在詭譎多變的國際局勢下，應該接受中華民國在臺灣的事實。

返鄉幾乎是每位外省老兵的渴望，然而在《北歸南回》〈老榮民還鄉的難題〉一節，卻出現一位無牽無掛的老兵袁火。他是失親的孤兒，在大陸撤退時搭機來臺，沒有返鄉包袱。袁火的身世之謎在小說中是這樣寫的：

他說，他不知道他的爹是誰，娘是誰，他是在炸毀的破牆框子中啼哭，被一個挎槍的兵抱養的。在他的記憶中，有一團紅紅的烈火，生下她的，就是那一團紅紅的烈火，燒著那個破牆框子。生養他的槍兵姓袁。他就跟著姓袁了。那個起火地點，有鎗聲的起火地點，是在那一個省？他全部記得。至於是在那一個縣？那一個城市？或那一個村莊？他更茫然了。⁴⁴

一團紅紅的烈火意指戰場上猛烈的炮擊，袁火是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出生，也許他是這家人的倖存者，小說中只有他沒有家鄉的包袱，也沒有探親的問題，因為他說：「長江不是我的一親等，黃河也不是我的二親等，我一輩子也別想回大陸。」⁴⁵ 小說形塑這樣的一個人物，是否也隱含大陸失守已是不變的事實，那裡已不是老兵的歸屬。相較於其他老兵，袁火更顯灑脫，他說：「凡是那些可能是開啟我記憶的地方，統統去轉一轉。我比你輕鬆多了，無牽無掛的。」⁴⁶ 每個外省老兵在離家的那一刻，就注定成為孤兒，因為隨著政治變遷，故鄉已是今非昔比、人事全非。正如于思屏所言：「現在回去，頭髮白了才回去，還能看見誰呢？」⁴⁷ 小說藉此提出時代環境已經改變的事實，且將回不去的家鄉安置於記憶深處。

外省老兵的共同點，就是擁有離散的集體記憶，林鎮山曾引用尼可·希爾(Nicholas Van Hear) 的說法，認為「離散」是：

44 段彩華，《北歸南回》，頁42。

45 段彩華，《北歸南回》，頁43。

46 段彩華，《北歸南回》，頁188。

47 段彩華，《北歸南回》，頁46。



- (1) 從原鄉散居到兩個以上地方；
- (2) 目前定居於國外，雖然不一定是永遠的，卻是長期的；
- (3) 離散各地的人士，可能來往於居留的與原鄉之間，于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方面，彼此仍有著互動；
- (4) 而跨國人士 (transnational)，則包羅萬象，連「離散」人士也可以包括其中。⁴⁸

老兵們的集體記憶，也就是他們離散的共同經歷，以《北歸南回》中的小說人物來對應，只有于思祥這位自臺灣移民美國的華僑⁴⁹符合所有條件，其他人基於集體的記憶與認同，也僅符合條件(1)、(3)，這樣的論斷正如小說中所創造出來的人物，他們的原生群體在中國大陸，後因國共內戰的影響，讓他們成為難民⁵⁰落腳於臺灣，所以說這樣的區分，也是因為這些人來自原生的群體以及認同的條件所致。

《北歸南回》〈石壩見證三代長缺〉一節，季秋里與女兒談到沅河上北石壩的回

憶，這段令人省思的對話，詮釋出為何離鄉的老兵，已經不屬於原來的家鄉：

「比我走的時候，小多了。」季秋里感慨的說。

「你走的時候，是什麼樣子，我不知道」。女兒說：「在我能記事的時候起，它就是那副樣子了。聽上年紀的人說，被飛機炸毀過。」

「那裡的飛機？」

季美娟說：「在新安鎮第二次解放時，黃百韜的部隊留下一部分，和解放軍打仗，國特的飛機扔炸彈，炸壞的。」……

民國四十幾年時，他在臺灣受訓時，聽教官講這一段戰史。黃百韜向西撤退時，用疑兵之際，撤退很成功。新安鎮內已沒有一個士兵了。解放軍已圍城裡仍有軍隊把守，變在天黑時用大砲轟擊，將新安鎮轟倒半個。遠處的北石壩，應該是那一天夜裡轟毀的。⁵¹

48 希爾 (Nicholas Van Hear)，New Diaspor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8)，p.15。林鎮山，《離散、加國、敘述——當代臺灣小說論述》(臺北：前衛出版社，2006年7月)，頁14。

49 「要不然，我移民美國作什麼？」思祥說：「既做美國人，就按照美國的風俗。」段彩華，《北歸南回》，頁207。

50 「是難民，在簡體字的字典裡。」于思祥說：「簡體字就是隔絕我們，讓我們不認識這邊的歷史的。」段彩華，《北歸南回》，頁262。

51 段彩華，《北歸南回》，頁106、107。

兩岸由於政治觀點的差異，從對日抗戰到國共內戰對於史實的記載有極大的差異，如同新安鎮村舍被炸毀的說法，自然會以「我」方的說詞為基準。老兵們亦有多數在未撤守臺灣之前已離鄉多年，家鄉人、家鄉事已注定被隔離，尤其與家鄉人已不再是同一族群，在思想觀念上造成扞格，被牽引出所謂「雙重困境」的窘態。林平〈身在家鄉為異客——在中國大陸的外省臺灣人〉曾提出以下詮釋：

部分外省臺灣人因邊緣的困境選擇「回到」想像中的祖國，到了中國大陸才發現是進入另一種邊緣人的困境。此邊緣困境已超過溫斯柏格所說的「雙重困境」，而是多重卻又難以自我面對的困境；進入一種覺得自己應該熟悉，卻發現其實自己一點都不熟悉的社會環境；進入一種在臺灣從核心落入邊陲，以為（回）到中國大陸是回到核心，卻仍然被視為邊緣人的困境。⁵²

北石壩毀損的紀實，兩岸說法不一，因政治立場不同必然各持觀點，這樣的傾

向就意味著老兵跟對岸鄉親已非同一「國族」。也就是說過去的記憶，並不一定是歷史的真相，畢竟老兵的家鄉已是不再熟悉的環境。段彩華藉此認為礙於政局動盪而改變兩岸族群的關係，事件的真相已微不足道了。

眷村存在一甲子的時光，是臺灣近代史最具代表性的族群磨合的年代，亦即老兵在臺灣生活波動最頻繁的時期。因為他們在臺灣的政治變遷下，被迫變換成不同的角色以因應政治情勢的改變，他們身分的變化也正是臺灣民主進程的寫照。「認同」關係著老兵們在臺灣的立足，也是扭轉對於家鄉的思辨。尚道明在〈眷村居民的國家認同〉提到：

對眷村老一輩來說，最深的國家情感，首先是他們年輕時在抗日的社會氣氛下，用自己年輕歲月以及血汗建構的國家認同，隨著政治的轉變，他們因為自己或家人受到中國共產黨的迫害，國家的感情伴隨著國民黨政權來到臺灣，因為反共的經歷與國民黨的政策一致，說他們認同中華民國，

52 林平，〈身在家鄉為異客——在中國大陸的外省臺灣人〉，張茂桂主編，《國家與認同》（臺北：學群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2月），頁318、319。

其實骨子裡還深印著反對共產黨的印記。⁵³

隨著政治的轉變，外省老兵因為家人受到中國共產黨的迫害，骨子裡深印著反共的印記，與國民黨的政策一致，因此認同中華民國。小說描述大陸的「文化大革命」⁵⁴，余秋里、于思屏與于思祥的親友與同學在文革期間被批鬥，于思屏的母親也不例外，就連于思屏的母親所珍藏的種子，竟被紅衛兵當瓜子給嗑了。種子代表傳承，也就意味著文化大革命是剷除中華民族文化的惡行，在族親被殺、土地與家鄉嚴重的被摧毀下，仇匪恨匪的意念是一輩子無法消除的。

《北歸南回》也述及老兵族群的無奈，因為他們的生存空間已在政治的變遷下被剝奪，也就是說他們雖然返鄉探親，但這個曾經歷內戰的族群，對於兩岸的人民而言都是有瑕疵的。因為承擔著拋棄者與剝奪者的雙重角色，因而成為被唾棄的一群，無情歷史的洪流與殘酷的政治變遷，

讓隨政府來臺的他們有著無限的感傷。小說中描寫返鄉老兵們沉重矛盾的內心：

「這一次回大陸，我得到了一個心痛的經驗，就是我們這群人的籍貫沒有了。」……「臺灣省的人也把我們看成大陸人——三十八年前後來臺的。那邊說我們是臺胞，這邊說我們是大陸來的，各位想想看，我們這些人幹來幹去，不是把籍貫幹掉了嗎？」⁵⁵

以上是不堪回首的記憶再現，隨著後半輩子，原本註記在身分證上的省籍，是他們唯一對家鄉記憶的觸動點。家鄉的認定改變了，那麼老兵在返鄉探親之後，所有對家鄉的印象也隨著政治的因素而有所轉變。近年來，政府雖然廢除了傳統對身分認同的籍貫措施，改採紀錄出生地的方式，希冀能以土地的認同來擺脫省籍觀念在政治上的再現。⁵⁶ 這樣政策性的手段，是希望臺灣所有族群重新對這塊土地轉換認知與思考方式；就外省老兵而言，他們一直被離鄉、思鄉所衍生的國仇、家恨紛

53 尚道明，〈眷村居民的國家認同〉，張茂桂主編，《國家與認同》，頁 13。

54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它使中國共產黨、國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與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楊曉娟、趙英麗合編，《中國近代史綱要》，頁 262。

55 段彩華，《北歸南回》，頁 141-142。

56 施正鋒，《臺灣族群政策》（臺中：財團法人新新臺灣文化教育基金會，2010 年 4 月），頁 249。

擾著，如今必須勇敢面對政治變遷，以實踐國家認同的導向。

二、中國屬性與臺灣屬性

族群、國族的認同，在現在的政治社會裡一直是爭論不斷的主題，尤其是臺灣，因多數族群的融合而有豐富的多元化風俗與文化，然本論文所探討的族群僅侷限於 1949 年從大陸轉進的外省老兵，他們一路走來對於自己身分的屬性，已從開放探親後，悄悄有了改變。這樣的評斷由老兵書寫中可以查知改變他們的理由，在哈羅德·伊薩克 (Harold R. Isaacs) 在《族群 Idols of the Tribe》中找到了這段合理的解釋，他說：「只要政治秩序處於變遷階段，每個國家都必須在族群（部落的、種族的、宗教的、民族的）衝突間找到新的平衡點。」⁵⁷ 然何謂新的平衡點，以外省老兵來說，家鄉與親人曾是過去精神的支柱，但在未返鄉而遙不可及的午夜夢迴，這樣的支撐點對他們而言是虛幻且不實際的，身處於執政當局所統治下的國家，以前的寄託與情懷已變成南柯一夢。

「我是誰？」「我曾經是誰？」這是老兵返鄉的後遺症，從《北歸南回》中得知，

老兵回家時必須要有臺胞證，從臺灣到對岸則以出境的模式檢查護照，在老兵的心理上是無法理解與平衡的。為何回到出生之地的家鄉卻要像走進另一個如此陌生的世界；走進家門，卻被鄉親視為外人。小說中返鄉探親的老兵，個個都是因持有臺胞證與鄉親們的距離而顯得格外疏離，亦如林平〈身在家鄉為異客——在中國大陸的外省臺灣人〉提到：「臺灣的『外省人』與大陸的『臺胞』兩中稱呼都不斷的提醒他們，自己在兩個社會都不是核心、都只是邊緣人。」⁵⁸

外省老兵的第二代，在父執輩灌輸的記憶行為中，家鄉也只是照片與文字的描述，它只是一個遙遠又陌生的地理區域。兩代在這樣尷尬又無法印證的事實條件下，「根」幾乎是模糊的；既然如此，接納事實與安於現狀就成為外省老兵無奈的抉擇。如此無奈與徬徨，似乎像在大海中以生活習性或世代之間循一定路線往返遷移洄游性魚類。然而，這些魚比起老兵們卻是幸福多了，因為牠們是身體力行實際定期來回屬於自己的領域，外省老兵在未開放探親卻只能寄託於想像與夢境，即使

57 哈羅德·伊薩克 (Harold R. Isaacs) 著，鄧伯宸譯，《族群 Idols of the Tribe》，頁 7。

58 林平，〈身在家鄉為異客——在中國大陸的外省臺灣人〉，張茂桂主編，《國家與認同》，頁 319。



得以返鄉，卻衍生出原有身分與國籍的錯亂。因為中國共產黨取得中國大陸的政權與治權後，原本游移在臺灣與大陸的老兵，由於被牽動在兩岸政治角力下，他們的屬性就產生了變化。

《北歸南回》最後一節〈**山城的盟約和心願**〉⁵⁹，在方信成與唐月蓉的婚禮中，段彩華以川劇團將兩岸和諧共榮的願景，以對話方式呈現出來，尤其是提到方信成滿口答應該團的請託，彷彿臺灣的事情都由他當家作主似的。這段書寫也就是段彩華將臺灣與大陸匡列在一個大中國的範圍，以歷史的脈絡來看，他堅信在中華民國憲法裡的中國必然是存在。據 1937 年 12 月 25 日所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章總綱：「**第四條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⁶⁰ 所謂領土的認定在憲法上依然延續著兩岸分治之前的事實，憲法乃國家根本大法，是不容許輕易變更與否定的，那麼依此邏輯可斷言中華民國在臺灣，無論在憲法的框架裡與歷史的脈絡下，本質上就是一個大中國的概念。

近代臺灣文學作家以 1949 年以國共內戰為分界點，刻意將大陸來臺的軍民劃分為中國屬性的「遺民」或「移民」，也就是說在國族的認同上早就出現了排斥現象，如在小說中江昆回應季秋里的感觸後說：「一點都不含糊，我也有這種感覺。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我們是老榮民望大海，兩邊不是人。」⁶¹ 這樣的隱憂不只是江昆，留滯在臺灣的外省老兵，都會對自己的身分與國家屬性產生了疑慮；試想，在意識模糊的狀態下，此時對岸動起了干戈，這些外省老兵若再度拿起槍桿時，其槍口的朝向是否會被在地人逼得朝自己人開槍呢？因此從剛開始的省籍隔閡到現在的族群的切割，已經產生了國家的安全問題。

「認同」與「身分」是關係到各個「族群」合併成一個整體「國族」的進程，孫鴻業在〈「外省人」的第二代的國家認同〉中就特別提出他的看法：

「認同」對個人而言，具有辨識與連結的功能。就「辨識」而言，它區分

59 段彩華，《北歸南回》，頁 305～320。

60 行政院，《中華民國憲法》，《全國法規資料庫》，1947 年 1 月 1 日，網址 <https://www.ey.gov.tw/state/62879155A536D543/a6def1be-ffb8-4528-8147-b8c27bfc69ef>（檢索日期：2020 年 7 月 11 日）。

61 段彩華，《北歸南回》，頁 142。

出「我群」與「他群」的差異；而「連結」則滿足了個體與群體之間的歸屬感。……而身分是透過本身的基本特質做出的客觀基本分類。然而，一個身分的內涵與意義，卻是透過長期且持續的歷史情境的社會互動所建構出來的。當我們將「身分」與「認同」兩者連結起來時，身分與認同之間卻不一定相互對稱。因為「身分」是一個「客觀的」社會類屬的區分；「認同」卻是對一個社會類屬或群體「主觀的」連帶感核對價值與行動的認知共識，而「身分」卻不一定是具備這些。⁶²

由以上「身分」與「認同」的辨識可知，最大差別在於「身分」具客觀性，歸於社會類屬的區分；「認同」則具主觀性，是對一個社會類屬或群體的價值與行動的認知共識。依其觀點來審視《北歸南回》中江昆的身分認同，小說描寫他在經歷失去籍貫的空中飛人，自我調侃的說：

「還不只是臺灣香港的來回飛，有時候也飛返大陸，三方面都不收。都說我的入境手續不符合，彷彿我不是中

國人，也不是黃種人似的。」……「還是飛人。」江昆說：「不過是太空飛人，不屬於任何國家的，是屬於外太空的。」⁶³

江昆在上述的對話中，暴露出他在國家認同的前提下，已經失去了身分，沒有身分就無法被群體所認同，但至今不變的是「屬性」與「認同」仍被劃成等號。相信段彩華在寫這段情節時，內心一定是忐忑不安的，希望藉助江昆的事件來喚醒兩岸三地的執政者，摒棄政治的紛爭，以就事論事的態度，替曾經因戰亂而離鄉的老兵留下一絲的尊嚴。國家的分裂或許是源於戰爭，但也有可能使國族認同的分歧，正如孫鴻業所言，身分僅是一個客觀的感知，因為國族是由不同身分的族群所融合成一體，國族的根基與架構是屬於包容性的組合；故認同的重要性在於鞏固國族組合後團結的穩定性，從中國歷史放眼至全世界，吾人可直言國家的興亡，乃決定於國族體系下各族群之間關係的發展及融合的演進。

臺灣在近代史的變遷中，尤其是外省老

62 孫鴻業，〈「外省人」的第二代的國家認同〉，張茂桂主編，《國家與認同》，頁 31、32。

63 孫鴻業，〈「外省人」的第二代的國家認同〉，張茂桂主編，《國家與認同》，頁 31、32。



兵淪為難民並定居後，意外的產生了不同的言語，相對地也啟發出不同的意涵，臺灣在國民黨治理的初期，因為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影響，對於外省族群的認識無形中在內在就產生偏差的想像空間。我們必須正視在因國共內戰與臺灣歷史相互的衝擊下，就要重新思考群體認同的條件與元素，就如同哈羅德·伊薩克（Harold R. Isaacs）在《族群 Idols of the Tribe》中提出精闢的見解，如後：

基本群體認同的各個元素以多種方式進行融合，而且變化多端，沒有固定的模式。它們不是機器壓製出來的東西，而是藝術品。把它們放在一起，儘管看起來十分神似，但實際上卻沒有兩個是完全一樣的，各自的生滅也沒有有一定的規則可循。觀察每個要素時，不僅看它過去發生的原因、它的來源，而且要看它演變的過程，看它今天在此時此地、在這些人、在這個環境中發生作用的原因。⁶⁴

歷來的改朝換代，消失的只是政權而不是民族，但是民族的延續正是國家的根本要素。由上段引文可知，在國族體系下，

大家都屬華夏民族，當然除了原住民外；但無論如何，在臺灣這塊土地的所有人，必須打破自我分歧的疆界，特別以藝術品來形容認同的境界，也就詮釋出縱然在多個群體所組成的國族下，就算各群體之間的差異性再大，其本質也絕不是永恆持續的，會隨著時空而改變。就如小說中的于思屏在臺灣重組家庭，他們的配偶均來自臺灣各族群，尤其在眷村顯而易見，以如此現象而言，我們可以說在那個年代的臺灣，外省老兵最先打破地域與省籍的觀念，也是最早實踐族群融合先驅者。回溯歷史重新思辨，梳理出中國大陸與臺灣各方面的變化與發展方向，就會產生深刻的反省與朝向未來的新想像。

「中國屬性」與「臺灣屬性」是否要結合各學者的論調再繼續討論下去，當然是沒有標準答案的，任何事件的產生都會有其隱含的意義，但影響整體性的觀感卻是有「相對性」與「絕對性」的無限延伸。段彩華在《北歸南回》這個書名上，已經很直接地告訴讀者，所謂「北歸」是回歸故鄉，「南回」則是重返臺灣，小說中的老兵，甚至包含他自己在內，已明確表達

64 哈羅德·伊薩克（Harold R. Isaacs）著，鄧伯宸譯，《族群 Idols of the Tribe》，頁 302。

「臺灣心、中國情」的心境變化，這個結論也應驗在訪談榮家老兵的身上。最後，以白魯恂 (Lucian W. Pye) 一句話來結束本小節的論述，他說：「族群意識可以建立一個國家，也可以撕裂一個國家。」⁶⁵這是一段很驚悚的警告，我們是否應該結束有關「屬性」的話題，以免再度的引起國族分裂的危機。

三、在地化，家臺灣

《北歸南回》中的方信成與唐月蓉，在母親的催促下，盼到有情人終成眷屬。母親與妻子都在家鄉的情況下，按常理說方信成應該是留居大陸，但他卻要將母親與新婚妻子一起接回臺灣居住。這是一段意義深厚的鋪陳，意謂在臺灣的老兵已與臺灣這塊土地緊密的連結，以及原生之地已不是家鄉，真正的家鄉在臺灣。〈失去籍貫的空中飛人〉一節，敘說江昆與同袍聊及被迫成為「空中飛人」，表達出落腳歸途之所在：

「你真正想去的地方是那裡？」

「臺灣。」

……

「那多難過，沒有歸屬感了，沒有落腳的土地了。」趙立和說。「所以我在唱〈我家在東北松花江上〉以後，又在飛機的客艙裡，唱〈寶島姑娘〉了。」

「為什麼要唱〈寶島姑娘〉呢？」季里秋問。

「前一支歌，使我失去生身土，後一支歌，使我得到落腳土。江昆說：唱〈寶島姑娘〉，我的心裡念著臺灣啊！」⁶⁶

這段對話暗喻外省老兵已經脫下「外省」的包袱，江昆是安養於榮民之家，也是小說筆下若往生則以放鞭炮通知大家的老兵，像他這樣隻身在臺的老兵，是有條件留置大陸故鄉直到終老，然江昆卻有「家臺灣」的執著。人，活在這世界上為了追求自我而不斷在選擇。這些老兵在經歷返鄉之後，家鄉已不再是家鄉，一個人生活在另一塊土地上的時間遠超過其原生的地方，那麼他所依戀與認同的家，當然就是他最熟悉的臺灣。這塊土地也正是老兵們賴以生存之地，所有情感的釋放也就

65 白魯恂 (Lucian W. Pye) ，〈族群認同的先知〉，哈羅德·伊薩克 (Harold R. Isaacs) 著，鄧伯宸譯：《族群 Idols of the Tribe》，頁 19。

66 段彩華，《北歸南回》，頁 145。



與這塊土地息息相關。

老兵返鄉後仍執意回臺灣的例子，也可見於履彊〈老楊和他的女人〉⁶⁷，小說描寫老楊返鄉時的情景，在大陸苦守四十年的妻子以及全村老少敲鑼打鼓、放鞭炮歡迎他；然而他仍掛念臺灣山裡的女人和畜牲，最後決定返臺。⁶⁸ 就如段彩華《北歸南回》中于思屏與季里秋的對話：「母親就是故鄉」，「如果母親不在那一邊，故鄉的溫情也就失去很多了。」⁶⁹ 無論是老楊或于思屏、季里秋，臺灣已成為他們安身立命之地。

政局隨著國家情勢而瞬間轉換，外省老兵們在加入軍隊的第一天，無論是被迫或志願的開始，一輩子忠心追隨執政的國民黨，在民主國家的政黨輪替運作下已經走入了歷史。取而代之的新政權，卻是與他們的認知與觀念截然不同。這一批新興的政治勢力團體，是在蔣經國總統時代致力於本土化的落實而羽翼漸豐，本土勢力不斷結合民間的思維，吸取政治的資源，一舉拿下統治中華民國的管理權。在政權的

和平轉移時，這些老兵雖然頓挫一時，難以接受國民黨成為在野黨，但現實的國家命運，與在臺灣至少五十年的日子，並沒有讓這些老兵懷憂喪志，依然平靜在這塊土地上安享餘年。這些老兵心境的轉換，正如《北歸南回》中于思屏吐露的心思，他說：「平常在臺灣，想吃家鄉菜，等到回到家鄉，知道一些情形後，家鄉菜反倒吃不下了。你說奇怪不奇怪？」⁷⁰ 段彩華以食物的選項比喻成複雜的心境，老兵們在臺灣定居後，從寄望到期待、從幻想到夢境，這些變化是因政治的體系與政權的轉移所致。哈羅德·伊薩克（Harold R. Isaacs）在〈自序·政治變遷壓力下的族群認同〉中，有段話也印證了這個必然性，他說：

全心投入瞭解政治的某些本質，尤其是歷經政治變遷之後，我發現，對於基本群體認同的本質，我還需要下更多的功夫，而最佳的途徑莫過於從基本處著手，即它的源頭。唯有如此，

67 履彊，《我要去當國王，老楊和他的女人》（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91年3月），頁173-182。


68 履彊〈老楊和他的女人〉，齊邦媛、王德威合編，《最後的黃埔》，頁78、79。

69 段彩華，《北歸南回》，頁73。

70 段彩華，《北歸南回》，頁228。

我才能夠看清楚，族群認同這個因子是如何在政治中穿梭往來，又是如何使我們全都身陷其中。⁷¹

事件的入題，段彩華藉此強烈指責與控訴中國共產黨的獨裁暴政，但是小說結局他仍希望兩岸在共榮共存下，一起攜手邁向和平。

面對國家詭譎的政局，縱然已隨著政黨輪替已勵行民主政治多年，但是政爭的紛擾持續不斷，尤其每逢選舉階段就會有候選人常以撕裂國族為政見訴求，從臺灣政治近代史的轉折進程，在解嚴之後就不斷的出現族群分裂的自我意識，這種意識的存在是危險且更是打破國族觀念的劊子手，當知現今國家發展正邁向穩定中求進步，外省老兵他們對國家的認同始終如一，也就是無論國境在何處，他們依然效忠歷久不衰的國號，也就是「中華民國」，且認定臺灣就是自己的家鄉。1949年的來處，對他們而言僅是充滿回憶的故鄉而已，外省老兵的族群已成為國族的一分子，團結同心在臺灣這片土地上追求美好願景，這也正是段彩華《北歸南回》的核心意識。

參考資料

一、專書（依姓氏筆劃排序）

1. 段彩華：《北歸南回》，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2年6月。
2. 中國文藝協會編輯：《自由中國文藝創作集》，臺北：正中書局，1954年5月。
3. 王幼華：《慾與罪·菩提樹》，臺中：晨星出版社，1986年10月。
4. 李守孔：《中國現代史》，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9月。
5. 李有成：《離散》，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8月。
6. 林鎮山：《離散、加國、敘述——當代臺灣小說論述》，臺北：前衛出版社，2006年7月。
7. 哈羅德·伊薩克（Harold R. Isaacs）著，鄧伯宸譯：《族群Idols of the Tribe》：
8. 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11月。
9. 施正鋒：《臺灣族群政策》，臺中：財團法人新新臺灣文化教育基金會，2010年4月。
10. 施正鋒主編：《臺灣國家認同》，臺北：財團法人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2005年3月。
11.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12. 苦苓：《外省故鄉·柯思裡伯伯》，臺北：希代書版有限公司，1988年7月。
13. 楊曉娟、趙英麗合編：《中國近代史綱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4月。
14. 齊邦媛、王德威合編：《最後的黃埔》，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年3月。
15. 劉世劍：《小說概論》，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11月。
16. 履彊：《老楊和他的女人》，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9月。
17. 羅盤：《小說創作論》，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2月。
18. 蘇啟明：《中國現代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1996年11月。

二、譯著

1.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孫名之翻譯：《夢的解析》，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9月。
2. 佛洛伊德著，楊詔剛譯：《佛洛伊德之精神分析》，新北市：百善書房，2004年4月。

三、期刊

1. 侯如綺：〈必要與艱難——張放嚴後小說身分敘事探析〉，《政大中文學報》第32期，2019年12月，頁281~313。

四、網路資料（依檢索日期排序）

1.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2020年6月7日。〈本會簡介〉。《綜合規劃處》。網址<https://www.vac.gov.tw/cp-1779-1728-1.html>
2. 法務部，2020年6月8日。〈戰士授田憑據處理條例施行細則〉。《全國法規資料庫》。網址<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F0140010>。
3. 立行，2020年6月15日。〈分析：抗美援朝和志願軍的歷史爭議〉，《BBC NEWS 中文》。網址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4/10/141007_focus_china_koreanwar
4. 行政院，2020年7月11日。《中華民國憲法》。《全國法規資料庫》網址<https://www.ey.gov.tw/state/62879155A536D543/a6def1be-ffb8-4528-8147-b8c27bfc69ef>

71 哈羅德·伊薩克，〈自序·政治變遷壓力下的族群認同〉，哈羅德·伊薩克（Harold R. Isaacs）著，鄧伯宸譯，《族群Idols of the Tribe》，頁25。